

承建党之志，扬青春之光

停驻七一的渡口，凝望岁月的烟云，一幕幕壮怀激烈的场景犹在眼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百零四年的历程里，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几多困苦，几多沧桑，才书写下这不朽史诗。

回溯一百八十余年前，西方列强用炮弹撞开了旧中国沉重的大门，从此，这片美丽的国土便深陷硝烟和屈辱。文化摧残、珠宝掠夺、土地侵占轮番上演，人民终日在惶惶不安中挣扎求生。从公车上书到辛亥革命，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在动荡时局中寻求救亡图存的曙光。然而，一次又一次的尝试归于沉寂。中国的出路究竟在何方？人们寻找着、盼望着，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找到了答案。百年来，一代代党员干部矢志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甘为人民的“孺子牛”。从抗战时期“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抉择，到改革开放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伟蓝图，再到新时代坚定前行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党带领人民一次次在实践的沃土上开拓创新。正因如此，如今中华民族才拥有生生不息的磅礴力量，能够以自信昂扬的姿态伫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正所谓“观往而知来”，我们应当从党的光辉历程和丰富理论中汲取不竭的智慧和力量，将其灌注于我们的人生片段，化为个人发展的强劲动力。李大钊先生曾言：“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时代呼唤青年，新时代中国青年自当不负肩上的担，怀凌云之志，挂云帆而济沧海！

回首往昔，无数青春的身影，将自身定位于民族解放、国家富强的宏大叙事之中。无论是“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呐喊，还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赤诚愿望，亦或是“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的凛然气节。青春的理想始终与家国命运紧密相连、同频共振。历史的经验反复印证：只有将个人奋斗的涓滴细流汇入

时代进步的磅礴江河，只有将青春之“小我”融入强国之“大我”，青春才能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站在历史的新起点，青年一代当怀抱家国之情，坚定理想信念，赓续先辈精神，在民族复兴的赛道上奋勇向前。

时代各有不同，青春一脉相承。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长路和高山，需要他们去跋涉、去攀爬。百年前，“新青年”们为救亡图存上下求索，在风雨如晦的年代里高呼“少年强则国强”；百年后，“新青年”们在各自的领域内默默坚守，锐意进取，他们是看似平凡却无比坚定的时代建设者。现如今，处处是青年施展才干的广阔天地，时时需要青年攻坚克难的硬核担当，青年一代始终是推动时代进步的磅礴力量。这力量是疫情前线逆向而行的担当，是实验室里夜以继日的坚持探索，是支教山区点燃希望的热忱……百舸争流，奋楫者先。广大青年要做青春

征程的“力行者”，不断磨炼自身本领。青年练就本领，当以“勤”为基，于日常点滴中积累经验。要像海绵吸水般主动学习，既深耕专业知识，也广泛涉猎跨学科内容，拓展视野；更要求真务实，在实践中检验真理，让技能从“纸上谈兵”变为“炉火纯青”。同时，以“恒心”为关键，耐住寂寞，面对困难不轻易绕行，针对薄弱环节制定计划逐个击破，在日复一日的打磨中让本领走向“精通”。还要敢于“打破”与“创新”，不满足于照搬经验，而是带着批判思维审视，在尝试中寻找新路径，让本领的技能树既扎根深厚，又新枝勃发。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从历史烟云中的“七一渡口”眺望未来，中华民族的壮丽图景召唤着每一个青春的身影。让我们铭记来路的艰辛与荣光，紧握历史的接力棒，书写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无愧于伟大时代的青春华章！
(何欣蓝)

破土

班级群突然弹出的红色实践通知：“本周六出发，前往柿红村开展乡村振兴调研。”她嘟囔着回复“收到”，心里却在想：“又搞这些形式主义。柿红村好像是调研农村中最穷的乡村，生活环境肯定困苦，林夏不满地发出声响。

坐在前往柿红树的车上，一路扬起细尘，林夏望着路边蔫巴巴的柿子树，愈发觉得此行无趣。来接她的李叔穿了件军绿色外套，手背上爬满老茧，笑起来眼角皱纹形成沟壑：“小林同学，欢迎来柿红村！”林夏勉强扯出个笑，目光却飘向远处蹲在墙根抽烟的村民。

李叔带她逛果园时，林夏才发现问题的比想象中更糟：柿子树叶片发黄卷曲，果实小得像鹌鹑蛋。

“以前在部队，班长总说‘困难像弹簧，你弱它就强’。”李叔拍了拍树干，“这果树病了，咱就得跟它较劲！”林夏敷衍点头，心里却想着：较劲有什么用？到头来还不是穷山沟。

转机出现在某个深夜。林夏起夜上厕所，瞥见李叔房间的灯还亮着。她蹑手蹑脚凑过去，透过虚掩的门缝，看见老人戴着老花镜，正对着本泛黄的《果树病害防治》写写画画，笔杆被磨得锃亮，纸面上写满歪斜却认真的批注。

第二天，李叔把她领到里屋，掀开褪色的蓝布帘，掏出个旧布包——里面躺着一张皱巴巴的党员证，照片里的年轻人英姿飒爽，胸前的党徽泛着光。“我爹是老党员，当年垦荒队

的。临死前攥着我手说：‘别当懒汉，给党干活就得实心实意。’我退伍后就回了村，这一干，三十年喽。”我望向李叔，他的眼神柔和但坚定。

林夏突然想起自己在学校那段逃课敷衍不学习的日子，脸腾地烧起来。

接下来的日子，林夏不再敷衍。她蹲在果园里采样，发现柿子树根系发黑腐烂——是根腐病。联系导师后，方案很快确定：用生物菌剂抑制病菌。可村民们却炸了锅：“黄毛丫头懂个啥？别让她把咱果园祸祸了！”

李叔猛地一拍桌子：“当年挖井，也没人相信能成，党员先上！”他带头划出半亩果园做试验田，林夏抱着铺盖卷住了进去，日夜守着菌种培育箱。可现实远比课本残酷——第一批菌种感染杂菌，试验田的柿子树反倒更蔫了。

村民们的抱怨如潮水涌来：“折腾啥？不如趁早砍树！”林夏躲在工具房里掉眼泪，李叔却突然推门进

来，手里攥着个破口的搪瓷缸：“我爹那时候，并挖了十次才出水。要是躺平，咱村现在还得喝雨水呢！”月光透过破窗洒在他脸上，林夏忽然看懂了老人眼里的执拗——那是刻在骨血里的红色基因，是永远跟党走的一股劲。

重新调整方案后，菌种终于成功定植。深秋时，试验田的柿子树挂满红彤彤的果子，像一盏盏小灯笼。村民们敲着铜锣欢舞着涌进果园，李叔把林夏推到前面：“这闺女，比我当年还轴！”林夏望着漫山遍野的柿红，突然明白“奋斗”不是课本里的空话——当根系扎进泥土，青春真的会发光。

实践结束那天，林夏把考公报名表锁进了抽屉。她给导师发消息：“想考您的研究生，把论文写在柿红村的土地上。”李叔把旧党员证塞到她手里，眼角笑出泪：“红色基因，就得你们年轻人接着传！”

风掠过果园，新栽的柿子树苗正破土而出，向着阳光拼命生长。
(钟丽微)

七月的颂歌

——致党的诞辰

从嘉兴南湖的粼粼波光里
一艘红船，剪开了暗夜迷茫
火种在船舱里跳动
如千万颗星辰，要照亮九州的沧桑

南昌城头的枪声像惊雷炸响
唤醒沉睡的土地热血在枪膛里滚烫
秋收的火种点燃漫山遍野的希望
井冈山的风吹起革命的信念丈量

漫漫长征路草鞋踩碎冰雪霜
遵义的灯光校准前行的方向
泸定桥的铁索抖落历史的惊惶
宝塔山的晨曦温暖了全民族的守望

延安窑洞的灯火彻夜明亮
纺车嗡嗡纺出坚韧与力量
杨家岭的笑声回荡在岁月长廊
为人民服务的誓言永远滚烫

天安门城楼的庄严宣告响彻八方
五星红旗升起新中国的荣光
土地改革的号角吹绿了贫瘠山梁
工业化的车轮碾碎落后的阻挡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开致富门窗
小岗村的红手印按下希望的印章
深圳的高楼托起世界的仰望
浦东的浪潮书写开放的诗行

脱贫攻坚的脚步踏遍山乡僻壤
千年贫困被奋斗的双手埋葬
航天城里的星芒闪耀科技的梦想
港珠澳大桥架起腾飞的翅膀

看如今高铁穿梭如银龙翱翔
5G网络编织智慧的网
绿水青山是最美的盛装
共同富裕的路上笑声朗朗

七月的阳光灿烂而滚烫
照在党旗上红得耀眼发烫
百年风雨铸就钢铁的脊梁
新的征程我们再启远航

传承红色基因初心永远不忘
青年的肩膀扛起使命重量
让信仰之花开遍万里疆场
跟着党奔赴更美的远方

(学生记者 李佳乐)

清晨五点半，周志远就醒了。窗外还是一片漆黑，只有远处路灯投下昏黄的光晕。老人摸索着打开床头灯，从衣柜最底层取出那套藏青色的中山装。布料已经洗得发白，但每一处褶皱都被熨得服服帖帖。

“老头子，这么早？”老伴翻了个身，声音里带着睡意。

“嗯，今天是个大日子。”周志远轻声回答，手指轻轻抚过左胸位置那个已经有些褪色的党徽。那是他退休时厂里发的，别针已经换过三次，但徽章本身他从未想过更换。

洗漱时，老人对着镜子仔细刮着胡子。镜中的脸庞布满皱纹，像一张被揉皱又展开的纸。八十八年的岁月在上面留下了太多痕迹，但那双眼睛依然明亮。他想起1953年在朝鲜战场火线入党时的情景，那时他才十八岁，满脸的稚气未脱。

“周志远同志，我代表党组织接受你的入党申请。”指导员的声音在炮火中显得格外清晰，“记住，从今天起，你的一切都属于党和人民。”

一发炮弹在不远处爆炸，震得掩体里的土簌簌落下。周志远和另外七名战士就在这样的环境下，面对一面小小的党旗，庄严宣誓。六十五年了，那天指导员说的话，他一字不差地记得。

“老周，今天这精神！”楼下卖早点的张师傅正在支摊子，油锅里金黄的油条滋滋作响。

“建党节嘛。”周志远整了整衣领，胸前的党徽在晨光中微微发亮。他看了看表，距离社区活动开始还有一个小时，便决定步行过去。这些年腿脚不如从前利索，但医生说多走走有好处。



六十五载初心路： 周志远与他的党徽故事

初夏的晨风带着槐花的香气。路过街心公园时，他看到几个穿着练功服的老人正在打太极拳，动作缓慢而舒展。周志远想起自己年轻时的战友们，那些永远停留在二十岁的面容。他们没能看到今天的好日子，没能娶妻生子，没能像普通人一样慢慢变老。

社区活动中心门口已经挂上了鲜红的横幅：“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3周年”。大厅里空调开得很足，二十多位老党员围坐成一圈，桌上摆着矿泉水和一面面小国旗。社区书记小王拿着话筒，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发颤：“今天我们共同庆祝党的生日……”

周志远坐在第三排，腰板挺得笔直。他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着要点，字迹因为手抖而显得歪歪扭扭。当小王讲到“不忘初心”时，老人下意识摸了摸左腿上的伤疤——那是1958年在建设工地抢险时留下的。那年冬天特别冷，为了保住新建成的水库大坝，他和工人们在零下二十度的严寒中奋战了三天三夜。

“下面请老党员代表发言。”

周志远慢慢站起身，从兜里掏出老花镜。他讲起当年在纺织厂当车间主任时，带着工人们连续加班三个月完成出口订单的事。那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厂里第一次接到外国订单，所有人都憋着一股劲。

“我们车间有个小伙子，发着高烧还坚持上班，我让他回去休息，他说：‘周主任，您不也带着腿伤在工作吗？’”老人的声音有些哽咽，“最后我们提前一周交货，为国家挣了二十万美元外汇。”

台下几个老伙计不住点头，他们都是那个年代的亲历者。坐在角落里的一个年轻人听得格外认真，他穿着快递公司的工作服，胸前别着一枚崭新的党徽。

座谈会结束后是自由交流时间。周志远注意到那个年轻快递员正在帮工作人员收拾场地，动作利落而熟练。

“小伙子，你也是党员？”周志远走过去问道。

年轻人转过身，露出一张晒得黝黑的脸：“是的，老同志。我叫李锐，去年刚退伍，在部队入的党。”

周志远注意到他右手虎口处有一道伤疤，像是被什么利器划伤的。“这是？”

“在部队抢险时留下的，小伤。”李锐笑了笑，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比起您们那个年代，这算不了什么。”

两人聊了起来。李锐告诉老人，他负责这个社区的快递已经半年多了，知道周志远住在三号楼，经常看到他早上散步。“您走路的样子特别精神，一看就是老军人。”

周志远惊讶于年轻人的观察力。更让

他惊讶的是，李锐居然知道今天是他的政治生日——入党纪念日。

“我看过社区的光荣榜，您1953年入党，到今天正好六十五年。”李锐说，“我在部队时指导员常说，党员的政治生日比出生日更重要。”

老人的眼睛湿润了。他想起自己已经去世多年的指导员，也是这么说的。六十五年来，除了老伴，很少有人记得这个日子。

“小李，你每天送快递这么忙，怎么还来参加活动？”

“我跟公司请了半天假。”李锐擦了擦汗，“我们站点有六个党员，今天轮班来参加活动。站长说了，送快递是工作，参加组织生活是责任。”

周志远望着年轻人胸前闪亮的党徽，突然觉得胸口那枚老党徽没那么沉了。他想起自己年轻时，也是这样满怀热情。时代变了，形式变了，但有些东西似乎从未改变。

活动结束后，周志远邀请李锐一起去烈士陵园。阳光透过梧桐树叶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两个不同时代的党员并肩走着，胸前的党徽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老同志，您当年为什么入党？”走在林荫道上，李锐突然问道。

周志远停下脚步，望向远处。一群白鸽正掠过湛蓝的天空。

“最开始是为了给战友报仇。”老人轻声说，“后来才明白，入党不是为了某个人，而是为了更多人能过上好日子。”

李锐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我在部队时，有一次抗洪抢险，指导员说‘党员先上’。那时我才真正明白，这不仅仅是个称号。”

在烈士纪念碑前，周志远从口袋里掏出

一块干净的手帕，轻轻擦拭着碑座。李锐注意到，碑文上刻着“1950—1953”的字样。

“他们大多比我年轻。”周志远的声音很轻，“要是能看到今天的中国，该多好啊。”

李锐突然立正，向纪念碑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阳光照在他的侧脸上，勾勒出一道坚毅的轮廓。

回程的路上，周志远问李锐今后的打算。

“我想攒点钱，开个快递驿站。”年轻人眼睛发亮，“现在网购的人多，特别是老年人取件不方便。我打算提供送货上门服务，党员户免费。”

周志远笑了，皱纹舒展开来：“好，到时候我去给你帮忙。我把老骨头，送个快递还是没问题的。”

两人在社区门口分别时，李锐突然叫住老人：“周老，明年建党节，我还来听您讲故事。”

周志远点点头，看着年轻人骑上电动车远去的背影。他摸了摸胸前的党徽，感觉它又变得沉甸甸的——那是责任的重量，也是希望的重量。

回到家，老伴已经准备好了午饭。周志远把今天发的纪念党章小心翼翼地放进书桌抽屉，那里已经整整齐齐地码放着几十枚类似的纪念章，每一枚都记录着一个七月一日故事。

窗外，阳光正好。一群孩子跑过，欢笑声洒了一路。周志远站在窗前，突然想起入党誓词里的那句话：“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六十五年过去了，这个承诺他从未忘记。

(王新竹)